

<<安息角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安息角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204412

10位ISBN编号：7547204414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吉林文史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 华莱士·斯泰格纳

页数：261

字数：200000

译者：闻人菁菁,沈渊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安息角>>

内容概要

如果你想读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《安息角》会让你失望；但是，如果你想从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中感悟婚姻的真谛，《安息角》就是你的不二之选。

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嫁给一个勤劳能干但并不成功的工程师，经历了新奇、幻想、失望、兴奋与无奈，也经历了外遇、激情、丧女与婚姻冷战，遍尝婚姻酸甜苦辣的滋味。最终，她悟出：所谓婚姻，其实就是一个安息角。

安息角是建筑学上的词汇，指一堆散料保持自然稳定状态的最大角度。一旦这个角度形成后，再往上堆加散料，就会自然滑下，并保持这个角度。同理，人们只有找到了安息角，才能让婚姻保持稳定。每个稳定的婚姻都是因为找到了安息角，每个不稳定的婚姻都是因为还没有寻找到安息角。

书中的故事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状态，让人反思，令人憬悟——不论你是女人还是男人。

<<安息角>>

作者简介

华莱士·斯泰格纳 (Wallace Earle Stegner) (1909—1993) 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小说家和环保卫士，人们称赞他为“西方作家中的领袖”。

1972年，华莱士·斯泰格纳凭借小说《安息角》荣获普利策小说奖，后又凭借小说《旁观鸟》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。

华莱士·斯泰格纳是区域文学的代表作家，也是斯坦福写作班的创始人。他为西部区域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是个多产作家，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写于1943年的《糖果山》。除了写小说，他还写了各种各样的非虚构作品，包括几部反映他对自然和西部热爱的书《这是恐龙》、《狼柳》和《山水声》等。他毕生关注环境保护这一热门话题，并在其小说中表达了对人类肆意支配自然、破坏自然等野蛮行径的谴责和忧虑。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格拉斯瓦利
- 第二章 新阿尔马登
- 第三章 圣克鲁斯
- 第四章 利德维尔
- 第五章 米却肯
- 第六章 在家乡
- 第七章 峡谷
- 第八章 梅萨
- 第九章 黄道带平房

<<安息角>>

章节摘录

4.2 天刚蒙蒙亮，火车还在空旷的平原上隆隆轰鸣，她就早早地把自己的东西聚在了一起。过了好久，火车才缓缓驶入铁路棚车之间，一声嘶鸣后停在了在丹佛车站的月台前。

她迫不及待地紧随搬运工朝车门走去。

车门一打开，她两眼不停地东张西望，在人群中寻觅他的身影。

然后她看到了他。

他并没挤在人堆里推来搡去，而是站在车站壁角，鹤立鸡群地环顾着众人。

她脑海里跳出的头一个念头就是，以后不能再叫他“小家伙”了。

他脸孔明显消瘦下去，皮肤看上去也是饱经风霜，只有他扭头时才能看到脖子处刚剪过的头发后有一圈粉嫩的肌肤。

他双目高举，面无表情地挨个检视着各行其是的乘客，淡漠得就像是在等一趟货车，而不是一年多没见的妻子。

他和她分开了这么久，居然对她的到来表现得如此冷漠？

他是不是还在怪她闹得夫妻分离，其实她也一直为此责怪自己；还是他觉得她脑袋里哪条筋搭错了，硬要跑来他身边和他过？

虽说他现在脚跟站得稳些了，但要说让她来利德维尔生活，恐怕还不到时候。

她觉得他总是提防着别人，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里，但做起事来又都顺着别人的意思。

然后那双漠然的眼睛发现了她。

他眼神里的变化让她难以遏制地兴奋起来，用力挥舞起手中的黑手套。

隔着四十英尺的喧闹，两人傻傻地相视而笑。

他走过来，她迎上去，牢牢揽住他，任他一把抱起。

他说：“啊，苏珊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！”

我真怕你又是说说而已。

“我怎么敢老对你说话不算数呢。”

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！

你还好吗？

“好得不能再好了。”

但在这种海拔，还有克拉伦登的饭菜，想胖都胖不了。

“他抱着她仔细打量，又说，‘你也瘦了。’

一路上还顺利吗？

奥利怎么样？

“我很好，”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路上也很好。”

列车员还请我到火车头去坐坐呢，不过我没去。

奥利好多了，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

我抛下他自个儿走了，我真不是个称职的妈妈。

“你少来啦。”

“我的确不是好妈妈嘛！”

“她的情绪有些失控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他笑着说。”

“哦，是不是还蛮讽刺的？”

“苏珊大声说，‘我之所以不肯带他去枯木镇，是怕他住在简陋的营地会生病，到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。’

所以，我才带他回米尔顿的，可没想到他却染上了米尔顿高发的疟疾。

我从来都没这样寂寞过。

上个月的事，实在是对不住。

<<安息角>>

我正准备过来的时候，他却病了。
我难过极了，于是就让韦尔先生替我给你发了电报。
他和我同一班火车来的西部，我觉得这人还靠得住。
“他这样都叫靠得住？”
“好吧，”奥利弗说，“他一直到芝加哥才发电报，他大概是想帮我省个一块钱吧。
那时我已经离开利德维尔来接你了。
他替我省下了一块钱，结果浪费了我两百块，还害得我站在月台上，冻得上牙打下牙。
我在车站足足等了你三天，才收到了弗兰克的消息。
我在回山里的路上，心里直骂那个该死的韦尔先生。
“啊，现在好了，”她握着他的大手摇来晃去，说道，“现在我们可以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，就像第一次去新阿尔马登的新家那样。
他溺爱而包容地看着她，她看得出她的一言一行都叫他着迷。
“哦，别想得太美了，”他说，“回家的路不好走，我怕你会叫苦连天直埋怨我呢。
“那到家后呢？”
“到家后，我立即跃升为利德维尔两个最令人羡慕的幸运儿之一。
霍勒斯·泰伯呢，是那里最有钱的人；而我呢，是唯一有家主婆的男人。
“不会吧？”
“那儿就没别的女人啦？”
“女人是有的。
可称不上是‘家主婆’。
都是些寡妇啦，她们自己说的，还有就是些出租屋的女老板，还有几个婆娘跟男人似的，穿着裤子，成天妄想要下矿挖洞。
嗯，兴许有一个还能叫做‘家主婆’的，不过经不住她德国男人的拳打脚踢，逃到蚊子关去了。
“老天呀，”她故作惊恐地说，“听起来你这一年过得很热闹啊。
“记住啊，你只许跟我一个人说话。
“你看你这个小气劲儿。
“随便你怎么说。
他没有放开她的手臂，缓慢地摇动着她的肩膀。
她又看见了他那久违的笑容。
当初的微笑是何等温暖，她差不多都忘光了。
他消瘦的脸颊，加深了眼角的鱼尾纹。
月台上的人群渐渐疏散。
任凭四周风沙漫天、纸屑飞舞，他俩的眼里却只有对方。
搬运工把她的行李提了过来，放在他们身边几英尺处。
奥利弗放开她，摸出一个银元当小费，随后一手提起一个包，用左肩护住她带起路来。
“和我讲讲蚊子关吧，”她说，“是不是像《莱斯利画报》里登的那样吓人？
死马、破车、恐怖的悬崖？”
“他赞同地说：“确实挺吓人的，不过呢，也不至于吓成德国家主婆和画报记者那样。
“为什么呀？”
“首先，我不会对你拳脚相加。
其次嘛，你也知道，画报把西部画得那么恐怖，不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你们这些东部人吗？”
“她想当然地认为，他们会在丹佛住上一晚。
可他们连坐下来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。
他们要去赶乘丹佛 - 南方公园 - 太平洋窄轨去费尔普莱，不到一小时就要发车了。

<<安息角>>

就是等午餐外卖耽搁了些时间，差点就误了车。

等他们气喘吁吁地上了火车，只剩下一个空座位了，还是坏的。

奥利弗将外套铺在座位上，又用苏珊的毯制旅行袋支在下面，让苏珊坐下。

她夹在奥利弗和窗口间东倒西歪，连三明治都送不到嘴里。

“这真像是一次冒险。”

“她说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火车开过圣达菲后，显得那么渺小。”

如果现在要画我们，得从高处往下取景，把我们的车画成消逝在大山间的玩具小火车。

“以后再再说吧，”奥利弗说，“我们到达‘斯莱克斯’与队伍会合后，山会更加高大，我们小得连影都瞧不见了。”

“‘斯莱克斯’位于钢铁厂的末端，一冲沟的窝棚、帐篷和矿车，丑陋得像块赘肉。”

一群汉子正将从莱德维尔冶炼厂运来的三大矿车精砂装上平车。

奥利弗抱起苏珊趟过泥地，将她放在一堆枕木上，然后又继续走向更深的泥地，上街去取前天留在那里的马车。

他一边走着，一边不时地扭头看她，还两次从马厩门里看她是不是独自一人等在原地。

周围的人们注目观望着她，看着他驾车回来，将她的行李和包裹放上车，把她拉上座位，将野牛皮衣铺在她脚下，又在她膝盖上覆上灰色毛毯，然后动身驶向基诺沙关。

“这儿不是有辆公共马车吗？”

“她问道，‘又便宜又省事。’”

“‘有是有，不过不是‘爱妻号’。’”

“虽然已近5点，但日光依然跟大白天似的热辣辣地晒在他们的脸上。”

道路一段是泥土、一段是乱石，然后又是泥土，好不容易过去了又碰上了脏脏的积雪。

接着，马车倾斜着滑向小溪，幸好马儿被皮带拉牢，奥利弗的手带住了刹车拉闸，峡谷壁的阴影压倒过来，一阵寒意袭上他们的身体。

在黄昏的凉意中，她望着路途中奄奄一息的病马，载满货物、陷入瘫痪的马车，以及专心致志赶车的奥利弗，突然感到了内心的渺小、忐忑和依赖。

她拉过毯子裹在身上，挨近他的身边，尽量不去妨碍他驾车。

他将缰绳都握在左手，右手揽着她，两人俨然一对浪迹天涯的眷侣。

“累了吧？”

“‘从我早上起来，好像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。’”

“‘我了解。’”

再来个香喷喷的三明治，如何？”

“他们一边吃一边爬着昏暗的冲沟。”

只听奥利弗说：“‘留神，抓稳了，前头有辆公共马车。’”

“在奇特的粉红暮色中，公共马车费力地攀爬着他们前面的斜坡，看起来像是从童话世界里跑出来的。”

上面全是男人，至少有七八个。”

“‘地方挤挤总会有的，’奥利弗说，‘我们上吧。’”

“他扬起鞭子抽打马儿，将马车拉到公共马车近旁。”

两车相距不足10英尺，车上的男人们纷纷居高临下地俯视起苏珊的马车来。

整辆车弥漫着一股威士忌的气味，夹带着马车自身的气味，移动前行。

上面的男人们紧盯着她不放，显然怀疑粉红的暮色花了他们的眼。

他们嘴里放肆了几句，她充耳不闻，任马儿拉着驶过他们身边。

然后两车齐头并进起来。”

那车夫在颠簸中稳坐如山，驾轻就熟地把持着缰绳。

<<安息角>>

他看了过来，愉快地把头一点以示问候，张开了嘴。

而这时，奥利弗也勒住缰绳，不再往前赶，与那车夫颠簸着并驾齐驱。

那马车夫高兴地喊道：“嘿，沃德先生！”

今天晚上有没有兴致到老妪岔口游游泳？”

“丹尼斯，”奥利弗应道，“是你吗？”

你跑到利德维尔的道上干什么？”

不会是迷路了吧？”

“那别人上这儿干什么来的？”

丹尼斯说，“你自个儿呢？”

“带我老婆回家呢。”

“嗯？”

在几近黑暗的光线中他的眼睛触碰到了苏珊的双眼，她挤出一丝笑容。

他一时失语。

而旁边车上的乘客们，不约而同地透过窗户望过来，兴致盎然地倾听着他们的对话。

山峦间蓝天寥廓，峡谷的深渊青黑如黛。

马车走得跌跌撞撞，她抓紧挡泥板后，奥利弗举起鞭子向朋友告别，然后快马加鞭地越过山头。

疾行了一刻钟后，已将那辆公共马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

“那个是谁呢？”

看他似乎没打算主动告诉她，苏珊只好开口问。

“丹尼斯·麦奎尔。”

去年春天他在夏延到枯木镇这段赶公共马车，四天的路程，他的马车竟然要走13天，出了名地慢。

“他那个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到老妪岔口游游泳啊？”

“我们之前不是被洪水困住了。”

我没在信里和你说起吗？”

“你给我的信里面从来没有实质性的内容。”

你只是说，路上的时间很长，也不说为什么。”

“我们在那里困了两天，指望着河水能退下去，可雨就是下个不停，结果水越积越深。”

最后，我和一个叫蒙大纳的老兄决定碰碰运气，赶着马车趟过去。

其他人也想不出什么法子，只好让我们去试试。

谁知这六匹马一下水就游开了。

你问我冷不冷？”

噢，我的天。

我回头一看，那部老爷马车跟水漫金山似的，里面的人争先恐后地往车顶爬，就像粮仓烧着了，老鼠一窝蜂似的逃出来。

真是乱作一团。

“但你还是成功了。”

“哪儿有，”他说，“我差一点就英年早逝了。”

奥利弗·沃德，溺水身亡，尸骨无存。

“还好你没把这事写进信里，谢天谢地。”

她说，“我这人最怕死了。”

“你总是一惊一乍的，其实啥事都没有。”

“还要走多久？”

“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费尔普莱了。”

他一手揽着她，一手驾车。

马匹脚如注铅，坚忍地向前迈步。

他们跋涉在乌漆墨黑的道上，在野生植物群中游荡了一阵。

<<安息角>>

绕过防风林后，一下子进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灯光和声音劈头盖脸地扑过来。

街上的人还真不少。

隔个三道门就有间酒馆，将灯光大面积地投在泥地突起的木板人行道上。

在嘈杂喧嚣中，她听到了钢琴的声音。

大门敞开着，传来男人们阵阵的低沉吵嚷。

奥利弗惊叹道：“哇。

”他高举提灯，照射着起伏的原木墙面和茅草屋檐。

他把缰绳塞到她手中，吩咐说：“待在这儿别走开。

”然后重重地跃下车去。

她高高坐着，听着城市街头在她背后喧嚣，还有一些牲畜的响动，不知是从哪里的畜栏传来的。

一扇门在一盏提灯的照射下吱呀开了，另一盏提灯照面晃过来，照出移动的双腿。

有匹马长吁了一声，就像她自己舒了一口气。

小马倌将马匹从马车上解开，牵走了马队。

奥利弗扶苏珊下了马车，拖着袋子走在她身后，把提灯递向她，问：“你拿着好吗？”

”“当然。

”“再有一点点路就到旅馆了。

”灯光将盆栽棕榈的阴影投在木板上，还照出屋里的戴帽的男人们，就在此处赫然挂着一个招牌，上头写着“旅馆”两个大字。

他领她走了进去。

屋子里烟雾腾腾的，墙上挂着面美国国旗，六个男人正坐在椅子上抽烟，其余的人都在隔壁房间的酒吧，黄铜痰盂泛着圆润的光泽。

对角的柜台后，一个戴着条纹束袖带的年轻人站起来，放下报纸。

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苏珊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老兄。

客满了。

”“我预定过的。

”奥利弗说，“我前天来过，预定了间双人房。

我付了五块钱定金，住宿登记簿上也签了名。

”奥利弗拿起登记簿翻起来。

突然他翻回一页。

在他手肘下方，苏珊看到了他的名字，熟悉的笔迹上被铅笔划了道杠。

奥利弗说：“就是这个，哪个把它划掉了？”

”“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”伙计说，“我只知道，我们一张单人床都没有了。

”“这里还有出租屋，”他说，“我可以让孩子去看看有没有床位。

”“不用麻烦了，”奥利弗说，“是在哪儿？”

”“就在左边的街区。

你看，沃德先生，让小孩子跑跑腿没关系，你两口子先坐下歇会儿。

”“把那五块钱定金退给我，这事就算了。

”他话音刚落，那伙计立马打开抽屉，取出五块钱来，动作神速得让她惊讶。

他把钱放在奥利弗的手中，又道了一次歉。

他们来到街角，朝左拐了个弯，找到了出租屋。

一名身穿汗衫的男子正坐着喝咖啡，说他们还有床位，不过床和床之间只隔着层帘子，好像不太适合这位小姐。

奥利弗看了她一眼，要下了这张床。

汗衫男拿起灯，带他们上楼后沿着大厅朝前走。

四壁都是蓝色壁纱帘，他们走过时带起一缕微风，拂动轻纱帷幔翩翩起舞。

三人来到一扇不带锁的门前。

<<安息角>>

苏珊走进去，在床上坐下，发现这间房也没有墙壁--只在离地六英尺的架子上钉着蓝色纱幔，将屋子隔出一个个十英尺长、八英尺宽的小间，还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。

周围的鼾声一清二楚。

这地方冰冷冰冷的，冷得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。

奥利弗跪在床边抱住她，嘴唇贴在她冰冷的面孔上，连声说着“对不起”。

“没有关系。”

我什么地方都能睡。

“真希望我们已经到家了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在这个鬼地方，我们连话都不能说。”

“留到明天晚上说不也一样。”

“……”

<<安息角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大师级的著作。
阅读它是一次值得珍惜的宝贵经历。
”——《波士顿环球时报》 “斯泰格纳呈现的不只是一部小说，也是一道华丽的语言大餐，每个词语、每个句子都吸引着你的眼球，让你无法快速掠过任何一处。
”——《洛杉矶时报》 “斯泰格纳的《安息角》是一部精品小说，一本关于婚姻和婚姻本身的严肃小说。
”——伊丽莎白·亨得利 “《安息角》是对婚姻的诠释，它帮助我们找到了维护婚姻生活的最佳点。
”——佩吉·文森特 “这是一个伟大的西部故事，西部的神奇完全在本书中得到体现。
同时，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人性的脆弱、爱和宽恕的力量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小说还引起了女权作家的争论。
不管怎样，这部小说依然是20世纪后期写得最好的一部西部小说。
”——罗伯特·摩尔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